

蒙顶山寻茶记

□赵良冶

春夏之交，蒙顶山茶事正浓。2024年5月21日，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结果出炉，“蒙顶山茶”连续8年入围全国十强蝉联四川第一。其中之一“故宫贡茶回蒙顶山”活动，引发轰动。

故宫博物院珍藏的蒙顶山清代贡茶，共计7类12件，齐展回乡“省亲”，陈列于蒙顶山茶史博物馆。其意义所在，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王跃工一语道出：让观众深入了解蒙顶山贡茶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

西蜀那座蒙顶山，世界茶叶发源地之一，世界茶文化发祥地，以茶闻名于世。

“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一副茶联千年流传，不知慕煞多少名茶产地。

蒙顶山又名蒙山，大画家兼诗人的文同，千年前挥笔写下：“蜀土茶称盛，蒙山味独珍”！

北宋年间“味独珍”，成为如今响当当的金字招牌。蒙顶山茶文化旅游节，盛会年年举办，观风景访古迹品香茗，茶文化深度游转眼二十年。

一杯好茶香飘万里，引来八方游人，山上山下，茶园层层叠叠，一望无际。保护完好的古建筑、古遗址，从天梯古道、甘露灵泉院石碑坊到天盖寺、古蒙泉、皇茶园、甘露石屋，展现中华茶文化的源远流长。

览胜蒙顶山，对话名人茶诗，不知是茶让诗回味无穷，还是诗让茶香飘千载？蒙顶山幸甚，名茶借助名人，名人钟情名茶，交相辉映声名远播。

风光无限在顶峰，半山腰往上，步行道两条。休闲的，可绕行花河池，一路缓坡，穿行茶园与林木间。锻炼的，走天梯古道拾级而上，一千多步石台阶，铁定两腿发软大汗淋漓，好处在减肥见成效。省时省力的，坐



蒙顶山皇茶园。

风物

想起麦子，心会疼。我说的是书页里的麦子，多年前读到海子的诗句，“月亮下/有十二只鸟/飞过麦田”，从此我看每一株麦子，都像一行行诗句，背负着月色和星光，也背负着大地灼热的体温。

麦子年年生长，与大地同频共振。立春。天地间有什么在悄悄萌动。姑且称之为气，在这股力量的推动下，万物都在潜滋暗长，看不到，感受得到。

雨水。春夜，雨水洒落，那是从天而降的奇迹。雨水是药。这不是我说的，是老中医李时珍说的。《本草纲目》里讲水的效用，第一个讲的便是雨水。李先生说，立春的水可以主治不生育。用立春的水，再煮其他相关的药，夫妻各饮一杯后立刻圆房，“当获时有子，神效”。

除了人，植物也接收到第一场春夜喜雨了。荠菜欢天喜地，拱出嫩芽。紫花地丁鼓起小小的花苞。麦田里有动静，纤瘦的麦苗们伸了个懒腰，扭扭脖子，舒展开蜷缩的叶片，它们喝了雨水，也将开始孕育新生命了。

雨到底从哪里来呢？有人说，地球上的水并不是地球上原生的，有可能来自宇宙当中的冰或水分子，或者氢氧的结合，总之是天外之物。但怎么就在地球上落下了这个水？否则，苍茫的银河中应该到处都有各种生物和生命了。迄今为止，我们不知道哪里有第二个地球。

雨还在下。春雨濛濛，孩子背着书包走过麦田，蹦跳着，哼唱着童谣，“下吧，下吧，我要长大”。声音传到麦田里，麦子竖起了耳朵，它听到了呼唤。

两三场雨飘过，田野里新绿完全接管了老绿。绿色麦垄是个隐秘的世界，麦苗屏蔽了外界的打扰，专心生长。它知道唯有心无旁骛，倾注全力，专注和坚持，方能有所结果。

惊蛰那天，第一声布谷鸟啼从田野深处传来。“割麦割禾——”这声音颤悠悠的，在春天的晨昏中叫得人心都软了。还等什么呢，赶紧长吧、长吧，从一粒麦子到一束麦穗，中间要经过多少个白天和夜晚呢？走过麦地的你可能不知道，但是麦子里是知道的。

上蒙顶山观光索道，景色目不暇接。

无论哪一种选择，沿途绿油油的茶树形影不离，缕缕茶香随风飘来，直至山门汇合处。

入山门即天盖寺，大殿塑像一尊，非佛非仙，端坐西汉茶农吴理真。

公元前53年，蒙顶山五峰之间，吴理真驯化野生茶树，开人工种植茶叶先河，后世尊之茶祖。

前行即五峰，状若莲花，名上清、菱角、玉女、灵泉、甘露。北宋诗人吴中复有诗，夸赞此处“恶草不生生菽茗”。杨升庵《蒙茶辨》中也说：“蒙顶山有五峰，最高曰上清峰，方产此茶。”

众多古迹，散落五峰间，其中皇茶园7棵仙茶，游人慕名而来。眼前石栏环绕，石门紧闭，石虎镇守好威严。周遭挤满人，指指点点，敬畏的气氛不再，只有好奇与惊叹。细观7棵仙茶，回看五峰茶园，一模一样，绝无半点灵异。顿悟：仙茶，人们心中美好的寄寓；贡茶，皇权的象征而已。

回望来路，茶树满山遍野，7棵仙茶真个不生不灭。那边鼓乐喧天，贡茶采制绝无仅有，精彩看点莫错过。

梦回大唐，围观贡茶采制大典。五老七贤，三班衙役，列队皇茶园两厢。中间站名山知县，焚香叩拜，朗声宣读祭文，诏告天地神灵。

两扇石门轻启，12位僧人金盆洗手，鱼贯入园，摘取仙茶360片……

这绝对不是梦，到处人挤人，手持相机，抓拍每一个精彩瞬间。每当清明时节，蒙顶山皇茶园，总有这么庄严肃穆的一幕。今天的人们，不过因袭传统，重现当年盛况。

清代四川学政何绍基，不仅集诗人、书画家于一身，还拥有“晚清第一书法家”美誉。正是这何学政，清明时节莅临蒙顶品茶，写下《名山蒙顶贡茶赋示陈新盘明府》，开篇即：“蜀茶蒙顶最珍重，三百六十瓣充贡”。

喜欢写诗的乾隆，大为不悦，说何绍基哪会有朕清楚。早此人几十年，故宫博物院那些蒙顶山贡茶，朕不仅品了个遍，诗句中还留有“石铛聊复煮蒙山，清兴未与当年别”。

一旁游人口无遮拦，点评这诗太一般，无非是大众眼界。而今蒙顶山贡茶已从皇家走入民间，由神圣走向平凡，成为天下人的饮料。

如此场景，难得一遇。蒙顶山，大可思维超前，借助数字技术，让历史活起来，让历代名人动起来，重现历朝历代经典茶事。这样一来，游人对茶文化虚无缥缈的认知，变得能听又能看，游走其间乐开怀。

沿着山脊，经过明代建筑盘龙亭，去到视野开阔的望远亭。极目远眺，川西80万亩茶叶尽收眼底，思绪豁然开朗。

风景名胜区的蒙顶山，位于成雅高速名山出口。茶叶金字招牌的蒙顶山，并非名山城抬头可见的那座山，应该是一个广义概念，包含的区域更为广泛。

环视周边，川西茶区山水相依，气候、土壤近乎一致。蒙顶山茶地域范围，包括雅安市的名山、雨城、芦山和成都市的邛崃、大邑、蒲江等县市区。

证明这一观点，诗人兼茶人的陆游，第一个站了出来。1173年前后，陆游在蜀州（今崇州市）通判任上，一气呵成事关蒙山紫笋的茶诗3首。陆放翁先是“自作蒙山紫笋茶”，而后“自烧沉水渝紫笋”，品尝下来发感慨：“饭囊酒瓮纷纷是，谁盗蒙山紫笋春”。

制茶须鲜叶，崇州市位于大邑县那头，距离蒙顶山更遥远。只能说，宋代十大茶人的陆游，率先将蜀州茶归入蒙顶山茶地域范围。

回溯历史，行政区划时有变更。这一变，川西茶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亲如兄弟。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连续八年入围“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十强”的蒙顶山茶，理当行走在振兴茶产业的前列，与不同行政区划携手同行，聚焦茶产业再再接再厉，打好生态低碳的蒙顶山茶这张牌，助力更多川茶企业走出四川，走向世界！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蒙顶山，有这样的抱负，也有这样的气魄。坐落半山的世界茶文化博物馆，用自家的地盘，展示别人的东西，即为明证。

中华茶史厅、中国茶叶品种厅、中外茶具厅、中国乌龙茶展厅……既有包括蒙顶山茶在内的浙江龙井、江苏碧螺春、安徽霍山黄芽等中国“十大名茶”，也有台湾省引以为傲的东方美人茶，还有英国、韩国、日本、印度等国家的茶叶及茶文化，涵盖古今中外。

资格茶博士白居易，善解人意，一旁高歌“琴里知闻惟绿水，茶中故旧是蒙山”。借用名曲《绿水》，映衬自己的“老朋友”，诗人对于蒙顶山茶，可谓一往情深。

诗句脍炙人口，游人一下子明白了。白乐天都这么说，还不赶快喝茶去。

天盖寺前，好大一露天茶园，品茗绝佳场地。12棵古银杏亭亭玉立，枝繁叶茂。一色的雌树，故而，美其名曰“蒙顶银杏十二钗”。

老朋友，新朋友，呼朋唤友，落座茶园。木桌子、竹椅子，配上盖碗茶，感觉特好。甘露、黄芽还是石花，根据各自喜好。极品蒙顶山茶入肚，果然琼浆玉露，不由得惊呼：难怪那么多名人写这茶！

还真是如此，除去前面提及的诗人，写蒙顶山茶的还有孟郊、刘禹锡、欧阳修、文彦博、苏轼、苏辙……无不大名鼎鼎。名人诗文流传千载，如普希金所说：人的影响短暂而微弱，书的影响则广泛而深远。

奔跑的麦子

□杨庆珍



春分，昼夜平分。阳光正好。这是一场柔软温暖的大棉被，轻轻覆盖了麦子的梦。梦里，一切都是金色的，田野、山峦，就连月亮也成了一把金色的镰刀。

起风了。整片麦田开始奔跑，“唰唰唰”，麦浪起伏起伏，生出了碧海滔天的气势。站在田头，好像站在一艘春天的大船上，有晃晃悠悠的眩晕感。定住神，再仔细看，其实你的眩晕来自花香。

是的，麦子开花了。你闻过麦花香吗？你知道麦子怎么开花的吗？麦穗有穗轴、小穗，穗轴上有很多个节，每节上长个小穗，每个小穗能开出好几朵麦花，淡金色，带着新鲜的香香味。麦花极小，简直可以忽略它的存在，似乎没有开花这件事。这是麦花的低调，它压根儿没有跟桃花、李花、梨花媲美的意图。但是，是一棵麦子就注定要开花，不开花，哪来麦子呢？

书上说，麦花是两性花，就是说，每朵花同时具有雌蕊和雄蕊，能够自给自足，既释放花粉又搜集花粉，难怪它籽粒繁多，真是值得点赞的好作物，生命力如此强盛。

麦花飘浮的时候，你嗅到了麦子的鲜香，想到了一些春意饱满的诗歌。

清明时节雨纷纷，窸窣窸窣，嘈嘈切切、

絮絮叨叨。从天而降的水，清凉又甘甜。麦苗很兴奋，有的点头，有的摇头，欢喜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它们仰头承接来自天空的爱意，狭长的叶片搂着雨滴，轻摇款摆，于是，一波儿一波儿的音浪，从脚下推开，朝着夏天一路奔跑。

谷雨，日出。又是炫目的阳光。谷雨的雨，是什么雨呢？我揣测，那可不是水滴，是五谷之雨、百谷之雨，粮食普降大地，麦、稻、黍、稷……它们补精益气，让世间从此再无饥饿。谷之雨，养育我们的身体，也充盈我们的精神。

我跑去看麦地，咦，谁在田里立了几个稻草人，穿着红色的夹克，戴着草帽，够神气的。站出是麦秸编织的帽子，那是麦子的陈年旧梦。去的尽管去了，来的依然来着。看，崭新的麦穗儿已经挺出，比麦苗高出一大截，青油油的，尖上一层浅浅的鹅黄，像毛茸茸的鸡崽。

夏至了。太阳更暖了，风不大不小地吹拂着。田野里很静，除了鸟。我听出了杜鹃的激动，叫了那么久，在它一再催促下，麦子终于要黄了。“割麦割禾！”鸟叫声越来越嘹亮，不容质疑，不由分说。什么时候，温柔的呼唤已经变成命令了。



“植茶始祖”吴理真雕像。

这句名言，感触颇深。旅游产品商店，各种名茶应有尽有，可惜有关蒙顶山的书不多，除了历代名人诗集，当代文学作品寥寥无几。

实在不应该。茶叶居世界三大饮料之首，亦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国人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这里面，茶文化独树一帜影响大，进得皇宫豪宅，入得民居小院。回望中华文明史，两千年茶文化，古代名人大书特书。

迄今为止，国人无可替代的休闲场所，依然是喝茶的地方。放眼看，喝茶场地遍布东西南北中，既有街头、河边的百姓茶铺，也有集品茗、文化交流、茶艺表演于一体的高端茶馆、茶楼。

一片茶叶，带富一方百姓，发扬光大茶产业，乡村振兴就有擎天柱。蒙顶山名扬天下，蒙顶山茶文化博大精深，中华大地上的这座名山，值得当代作家深耕细作，创作出独领风骚的作品，无论小说、诗歌、散文还是报告文学。儿童文学不可或缺，继承光大茶文化，关键在于培养下一代。

期待着书香蒙顶山，那时候游人归去，甘露、黄芽、石花外，再带上蒙顶山茶文化的各类书籍。

我回到家，泡一杯蒙顶山茶，而后轻轻展开书卷。那一刻，茶香绕舌尖，书香润心田，一如当代诗人白帆所言：一千年岁月的甘苦，溶进一杯水里；一千年云雾的变幻，凝在一缕茶色里；一千年的芬芳，留在我的舌尖上。

不觉已到小满。皮肤黑黄的农民来了，他左看看右瞧瞧，笃定地向一株麦子伸出手，剥一粒麦子，指尖一掐，白色的浆液立时四溅。哟，灌浆了！他的笑容浮现脸庞，轻声念叨，“小满小满，麦粒渐满”。

踩着他的脚印，我也来到地边，挑一支饱满的麦穗，揉一揉，择去麦芒，吹去壳，掌心里剩下青青麦粒。莹润光洁，如翠玉。放在嘴里一嚼，有弹力，黏黏的，糯糯的，真香，真鲜。这是麦子的爱。我忽然想哭，麦子啊，你这麦地的守望者，你在哪里？你的麦子就要熟了，喷香的麦子，金色的麦子！

麦子还在一路不停歇地奔跑。它非常清楚地知道，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人啊，能否像它一样，真正激发出内心的热情和勇气，把自己的生命燃烧起来呢？

麦子终于跑到了芒种。黄色的麦地一望无边，沉甸甸的麦穗垂下头，在向土地深深致敬。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有芒的麦子要收，有芒的稻子要种，农民汗流浹背，但是心里高兴呢，一边收获，一边播种，还有什么事能够相比？我想起贾思勰、宋应星、徐光启、陈勇、汜胜之……一连串光辉的名字，在几千年农耕文化的天空熠熠闪烁。我又想起中国文学史上的五柳先生、东坡居士、灌园居士……他们脚踩大地，埋头躬耕，抬头望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他们都是大地上的一株株麦子，沉默，稳定，有扎根的力量。

有一株麦子，它的名字叫海子。“吃麦子长大的/在月亮下端着大碗/碗内的月亮/和麦子/一直没有声响……白杨树围住的/健康的麦地/健康的麦子/养我性命的麦子……”有时候，每一粒麦子都有千钧之重，压在心上，难以负荷。

月光清凉，阳光炽热，土地广袤无边。所有的爱都洒满麦地。

我看到麦子还在继续奔跑，它的脚步还没停，它跑过晒场，跑向粮仓，跑向餐桌。你一定闻到了喧腾的馒头香，嗅到了刚烙的馅饼味，听到了馍被掰开时的轻微脆响，看到了冒着白色泡沫的啤酒，那是麦子的笑容啊，其中包裹着这样一些关键词：温暖，治愈，梦境，爱，信念，以及活着的意义。



Culture&History

锦水

08

成都日报

锦观

2025年6月24日
星期二

诗歌

根脉知情（组诗）

□马驹

兰花

它蜷在窗台，
像一把收拢的绿伞。
我总以为浇水能替它喊疼，
直到某天，根系掀翻火山石，
我才明白：沉默的土壤里，
藏着不肯低头的春天。

枯叶是它褪下的旧壳，
每落一片，新芽就踮脚
向光靠近一寸。
有人说：“换个花盆吧，
委屈能养出更美的花。”
可它用香气挑破谎言
温柔，从来不是驯服的理由。

现在，我们共享同一片阴凉。
它开得越肆意，
我越清楚，
这瓷盆困住的
不是花，
是我体内尚未熄灭的野性。

蜀葵

误入一道深巷，
树影叠着高高低低，
枝丫悄然搭上肩膀。
一缕阳光引路，
探向更浓的幽静。
轻推那扇虚掩的院门，
惊起草丛里的斑鸠，
扑棱棱，
街走了满院寂静

转身正欲离去，
却在低矮的墙角处，
遇见那株蜀葵：
淡红的花瓣垂着头，
风一过，
它就轻轻晃了晃。

珙桐

家乡的油桐盛开时
青城后山闪出一道豁口
山道拐弯处，你立成
两片悬崖咬合的白齿
像一树炸开的白色闪电
而鸽群在叶脉间收拢翅膀。

那时我毫无准备。如同
舌尖抵着未成熟的青果
很长时间才学会纠正一个错别字
而树影早已漫过喉结
你仍然固执地站在原处
把“珙”读作波涛汹涌的“洪”。

杪椽

雨季还早，它站在谷底
叶脉刻着未启程的站台
掌状复叶摊开，接住下坠的云朵
每滴水都倒悬整座山林的过往

孢子推开腐殖的时辰
在岩缝与暗夜之间静候
树瘤隆起，像大地沉思的眉头
根系网住流走的晨昏

它记得冰川撤退时
怎样在石头上留下爪痕
雷火灼烤的旧事里
有月光在酿酒

而此刻新茎正在抽芽
泥土深处
嫩绿的版图正向岩层蔓延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